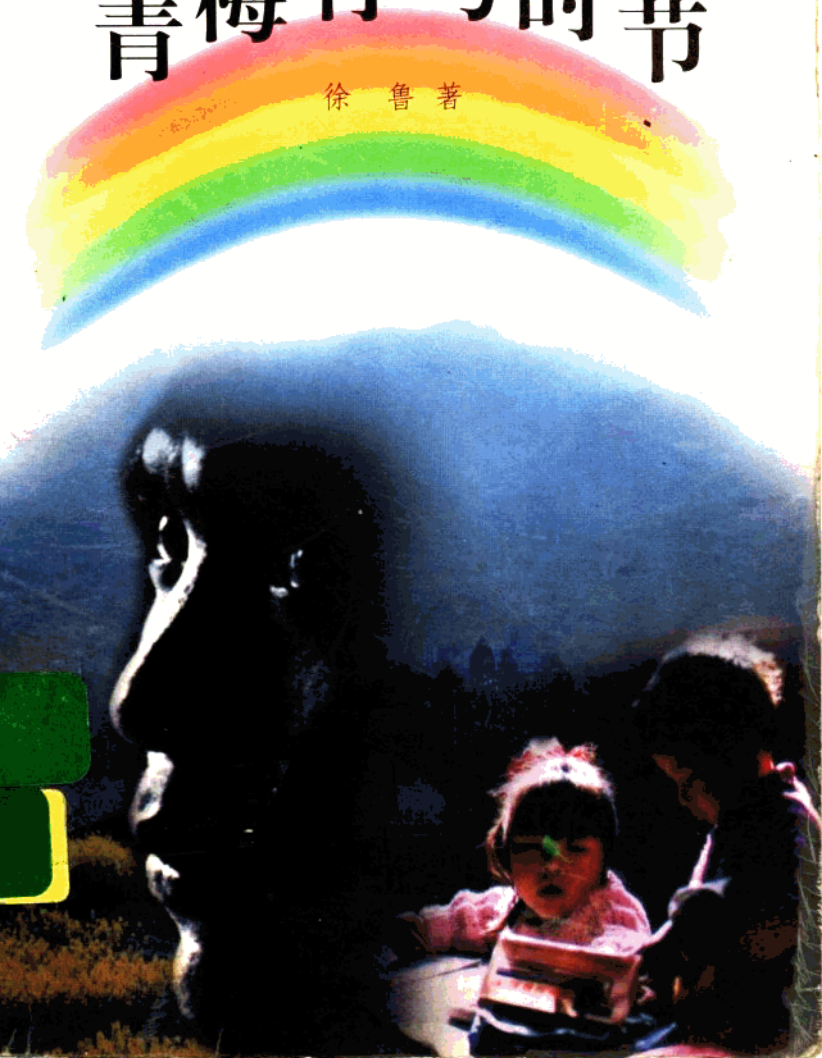


青春书屋

青梅竹马时节

徐鲁著



目 录

山魂	1
永远的心香	9
世上只有妈妈好.....	14
外婆的大海.....	20
不死的三棵树.....	34
心上的河流.....	41
红领巾飘在我的前胸.....	50
人生第一课.....	59
金色的草垛.....	67

华老师.....	80
绿荫与红墙.....	89
三个人的小屋	103
风雨大洼地	115
暴风雨中的伙伴	121
挣钱的日子	132
十里风雪路	145
书的梦	152
童歌与游戏	161
年节记趣	166
感谢贫寒	179
告别故乡	192
追忆我的逝水年华（后记）	203

山 魂

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“山魂”吗？

如果你相信，那么，谁看见过它呢？如果你不相信，那么请你告诉我，那使巍巍的高山常青不老，并且召唤着一代又一代大山的子孙前仆后继地热恋着它、奔赴于它的，又是什么呢？

有一个动人的形象，常常映现在我的脑海里：暮色苍茫的大青山古道边，蹲着一位戴着旧草帽的老人。他的曾经非常强硬的脊背已被沉重的岁月压弯了，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“生”的艰辛，缀满了补丁的汗褂上濡染出层层汗渍。他的双手结满了坚硬的老茧。他正默默地蹲在那里，随着习习晚风在簸扬着地上的一堆堆干草。细碎的石头落在地上，而丝丝干草则飘进了他那摩挲得发亮的草篓里。倘若你再留心，那么你还会发现，这晚秋的古道边已经

留下了无数堆这样的碎石，整个山道被这位老人整理得干干净净了……

草儿岁岁枯荣，老人年年劳作，大青山古道边常会见到他捡粪、拾草的不倦的身影，风里来雨里去……这位老人便是我记忆中的爷爷。

若干年后，我读到了一本名叫《金蔷薇》的书。在那篇《珍贵的尘土》里，作家向我们讲述了一位老清洁工约翰·沙梅的故事。这位善良的老人几乎用他的半生，把从一些首饰作坊里打扫来的尘土簸来簸去，淘出那些隐约闪现的金色粉末。日积月累，他终于积攒到了足以铸成一块小小的金锭的粉末。他把它们打成了一朵小小的金蔷薇，准备送给一个可爱的小姑娘。然而，金蔷薇打成了，老人却悄悄地死去了……

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动人的故事时，我顿时想到了我的爷爷。所不同的是，爷爷没有留下一朵金蔷薇，但他却留下了一个关于“山魂”的故事。

是的，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，爷爷成了故乡的大青山上的一位老护林员。他一个人住在大青山上的一栋小木屋里，一年四季不下山，不回村。村里的老哥儿们想念他的时候，就会三三两两相约在

一个晴和天，带上老酒和搓好的烟叶到大青山上去。两袋旱烟，四两老酒，三挂獾肉，一支长箫……老哥儿们的一天就这样陪着爷爷过去了，直到傍黑才点着松明子下得山来。

从我记事那年起，我便常常提着水罐和竹篮子到大青山上去为爷爷送汤送饭。有时爷爷背着猎枪遍山转悠去了，我就站在小木屋边的那块大青石上大喊一声：“爷爷——，回来吃饭啦——”整个大青山都会答应我。不一会儿，爷爷就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有时手上还提着他打着的猎物——都是害虫，别的他是不打的。爷爷说，它们都是山神爷的子孙，有灵性的。记得爷爷在小木屋里为我养过好几只机灵的小松鼠，有一次爷爷看我恋恋不舍，便让我带它们下山玩几天。我想了想，便说：

“不，山上才是它们的家呢，让它们晚上和爷爷做伴儿吧。”

爷爷说：“中啊！俺孙子有出息，知道孝顺爷爷了，大青山有福哪……”

大青山青了又黄。春天来了又走了。

一到夏天的晚上，当我们坐在村外的谷场上乘凉时，我们总会听见从大青山那边传来的爷爷吹奏

出的隐隐约约的洞箫声……这时候，老人们便会暂停夜话，侧耳倾听，好像在听一位老朋友的呼唤。那时断时续的苍凉的箫声牵动着全村人的心。

听老人们说，那支长长的铜色洞箫打从民国时候起，就由爷爷的爷爷传到了他手上，并且像护身符一样一直伴随在他身边。爷爷吹奏着它，曾经把许多默默长逝的老人送进了大青山的怀抱，也曾经用它为许多受冤的小媳妇吹奏过人生的不平。日本人侵占胶东的那些年月，爷爷被强盗们威逼着，赶着毛驴到东海沿去运盐巴，有一次所有的盘缠都被土匪抢去了，唯有这支长箫，他紧紧地藏在贴身衣袖里。八路军来了，爷爷又吹着它走在支前队伍的最前面……。人说他还为陈毅司令员吹过家乡的小曲，我们不信。爷爷一边擦着一尘不染的箫管，一边无限留恋地说道：“要是咱今生真的还能再见到首长们，见到那些好人，人家兴许不认得咱爷儿们了，可人家会认得咱这支洞箫呵！不是咱夸口，当年咱还为一群山西来的子弟兵吹过《绣荷包》呢！初一到十五，十五的月儿圆……唉！都是过去的事喽！那时辰，你们这一群小蚂蚱都还不知道蹦跹在哪一国呢……”

看得出，爷爷非常珍视自己的那段光荣的年月。

要不，那年月他怎么会把自己的两个孝顺的儿子都送给了自己的队伍了呢！

秋风起了，大雁排着“人”字形的队伍嘎嘎地鸣叫着飞走了……不久，冬天的雪花便飘飘降落到了大青山上。

每年冬天来临之前，我总要和奶奶一起在这一年最后一次上一趟大青山，为爷爷送去御寒的棉衣和过冬的粮食。当大雪封山，天地连成了白茫茫的一片，爷爷便守着他的小木屋，守着整个大青山度过整整一个冬季。直到明年开春，大雪消融，柳芽儿返青的时候，我才能再看见爷爷。每当这时，我总会觉得，爷爷又苍老了许多，他的牙齿快要掉光了……

到了爷爷终于走不动的时候，村里人劝说着他硬背下了大青山。

从那以后，每天我放学回来，便会看见爷爷独自坐在那条又黑又长的小胡同口，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望着大青山的峰巅出神。我知道，他的心永远地留在大青山上了。离开了大青山，好像让一位老水手离开了大海，他仿佛老得更快了。

我说：“爷爷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回家吧。”

爷爷仿佛从沉梦中抬起头来说：“回来了？正好，帮爷爷瞅瞅，那西山头的老榉树怎像是少了两棵？”

“爷爷，没少，还是四棵。另两棵叫影子遮住了。”

“我说呢！唉，不中用喽！眼也花了……要是退回三年两年去，爷爷的眼色，敢与山鹰比试比试呢……”

他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在爷爷离开大青山的那些日子里，我曾经夜夜和他并足而眠。有一天深夜，在黑暗的光影里，隐约地听见从大青山那边传来了阵阵的松涛声。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久已萦回在心的问题，便问爷爷：

“爷爷，你真的看见过‘山魂’吗？”

爷爷也听见了那一阵阵虎啸般的松涛声。他吧嗒着烟锅儿，缓缓地说：“那还能有假？”接着，爷爷便向我讲述了那个“山魂”的故事。

那还是爷爷年轻的时候。有一年，他跟着村里的老人们起大早往外省逃荒。五更天，满野的大雾。走着走着，他们迷失了道路，摸不清方向了，眼前雾蒙蒙一团。可是，就在他们的前面，仿佛有一个忽隐忽现的白色影子牵引着他们，义无反顾地向前走。汗水浸透了他们每个人的衣衫，他们谁也不

觉得疲劳……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时辰，大雾终于消散，东方有了微光，他们分明听见了响亮的鸡啼声。四处一看，他们惊呆了——那个忽隐忽现的白色影子，竟把他们这一行人引回了家乡的高高的大青山顶上！鸡啼声就是山下的村庄里传来的，一如亲人们的呼唤。其中有位老人说：“山魂！伙计们，没有错，咱们是遇见山魂了！”他们这才想到寻找那个引路的白色影子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——当然找不到了！于是，他们这一行穷哥儿们几乎是同时跪倒在太阳初照的大青山之上，泪流满面……

讲完这个故事，爷爷揉揉老眼说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看见过“山魂”。但也是从那时起，“山魂”便永远地装在他的心中了——当他一个人睡在林涛滚滚的大青山怀抱里的时候；当他半夜里提着昏黄的风灯巡视在大青山上的祖先们的墓地的时候……他觉得，那个“山魂”时时伴随着他，给他智慧和胆量……

不久，爷爷就抱着那支长长的铜色洞箫，坐在村边的那条又黑又长的胡同口，眼望着遥远的大青山，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……

临死前的一天，他对奶奶说，这些天他总觉得

自己多年前看见过的那个忽隐忽现的白色影子，又在眼前飘来飘去，好像在叫他回到大青山上去……

遵照爷爷的遗愿，我们把他抬上了大青山，埋在朝阳坡上的他的小木屋旁边。他的入土的礼炮震痛了全村人的心。大青山是他的母亲，也是我们全村人的母亲。大青山的温厚的怀抱将会永远安抚着她的每一个忠诚的子孙的灵魂。

毫无疑问，爷爷是我们村最后一个看见过“山魂”的人。后来我常常想，所谓“山魂”，本无所谓有，也无所谓无。只要你对大青山爱得真切，爱得执著，这种爱便是使它常青不老的秘密和源泉。一代又一代大山之子的爱沉积起来，组合起来，不正是我们所企望的青山之魂吗？

我愿爷爷在大青山的怀抱里安息。

永远的心香

我17岁那年，已经远离故乡，在江南的一座古老的小城里念大学了。一个寒冷的冬夜里，当我裹紧身上的旧大衣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雪声，含泪默读着艾青的怀念大堰河的诗句时，我的眼前，一瞬间也闪过了我的奶奶的艰辛的一生。

.....

她含着笑，洗着我们的衣服；

她含着笑，提着菜篮到村边结冰的池塘去；

她含着笑，切着冰屑窸窣的萝卜；

她含着笑，用手淘着猪吃的麦糟；

.....

没有错，这也正是我的辛苦了一生的奶奶留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。我相信，在那贫穷和

艰难的年月里，我们的中国乡村的所有的母亲们都是这样生活着、劳作着而度过了她们的悲苦的一生的。她们仿佛有无数的希望在她们的前面，她们面前又一无所有。她们没有半点的索取，却又终生无怨无悔。

顺着记忆的河流上溯，有一个难忘的画面仿佛珂勒惠支的某一幅木刻作品：是战火年月里的一位老母亲，悲哀地闭了眼睛，交出她的孩子去——多少年来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——

苍凉的胶东大青山古道边，是过去的年代留下来的一片荒坟。荻花萧瑟的黄昏时分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跪倒在两座矮坟中间呜咽着。晚风吹拂着她稀疏的白发，她痛苦的哽咽就像大地深处发出的幽怨的回声，沉重得仿佛可以使长眠于地下的和活着的人们都能够听见……这位年老的母亲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饱经风霜的老祖母。

是啊，半个世纪前的一场战争中，她的两个强壮的儿子——我的两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，先后为国捐躯。他们那时候是多么年轻。村里的人都羡慕我奶奶有两个孝顺和勤快的儿子。但是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踏进了我们的家乡，他们便毅然奋起，就

像《红高粱》中的“我爷爷”和“我爹”们一样，满身血性和正气。他们一起告别了亲爱的母亲，和村里的年轻人一道，昼夜出没于故乡的青纱帐和山坳里，最后双双仆倒在敌人的枪刺之下。那时候，没有鲜花和葬礼，他们活得单纯质朴，死得也悲壮而无私。只有我的奶奶含着泪水，在一个黎明前，用颤抖的双手为心爱的儿子合上了年轻的眼帘……哭完老大，再哭老二。奶奶告诉过我，她的双眼就是从那时候起哭瞎的，眼泪也是那时候哭干的。

这是奶奶留在我的记忆里的又一个片断。

我的母亲去世得早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奶奶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现在想来，她所受的苦是比谁都多的。

我记得有许多冬天的夜晚，等我们都睡下了，奶奶就一边在昏黄的油灯下摸索着为我们纳鞋底，缝补着我们被山上的荆棘划破的衣裳，一边暗自哽咽和叹息。弟弟妹妹们还不懂事，他们听不见奶奶沉重的叹息声，也不会知道奶奶在深夜里叹息什么。我是知道的。常常，当我一觉醒来，看见奶奶还坐在阴暗的灯影里。朦胧的灯光映照着她那饱经沧桑的脸，映照着她那满脸的写满了生活的艰辛和悲苦

皱纹……那时候多少个漫长的冬夜里，她常常一个人坐到纸窗发亮，然后默默地起来搭起灶火，为我们烘热那冷得像铁一样的衣裳……

后来，我含泪离开了奶奶，离开了故乡，独自一人沿着胶州湾向着南方流浪，去寻找我的前程。那时候我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读书上了。我以为只有读好了书，才有出息，才能对得起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的奶奶。

在我离开她的那些年里，她的身体日渐衰老，她的眼睛差不多完全失明了。但她继续起早贪黑地养育着和扶持着我的幼小的弟弟妹妹们。她托人给我写信，叮嘱我不要想家，不要挂念她，天冷了要多加些衣裳，不要让城里人骗去了什么。我不难想象她在故乡所忍受的那些苦楚与辛酸。我对她的全部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，作为我为明天奋斗的动力。在校园里，我常常觉得，奶奶时时刻刻都站在我的背后，站在我的心灵的最高处，深情地注视着我，期待着我，令我透出对于生活，对于我正发愤攻读的学业的全部力量和信念！

然而就在我即将毕业的那年春天，奶奶却与世长辞了！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风雪路上。她临死

前喃喃地念叨着我的小名，有一会儿竟好像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响在门外……但她终于没有等到和日夜思念的孙子见上一面就默默地走了！

奶奶上山的那天正下着大雪。那是那年的最后一场雪。实际上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家乡，山野的杨树已经冒出嫩嫩的芽尖儿了。我们的日子，也比以前好过多了。我跪倒在奶奶的新坟前号啕痛哭！奶奶为什么等不到我毕业，能够挣钱来孝敬她的那一天就离我们而去呢？她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连一天的福也没有享到啊！

我知道奶奶生前最喜爱苦菜花。那是我们北方的山地上最最平凡的金黄色的小花，春天一来遍地都是。我捧着一小簇安放在奶奶的坟头上。这是我的一瓣心香——不，这是奶奶的永远的心香。她是风雨凄苦的象征，却又默默地顽强地捧出自己的一缕缕生命的清香；她来自大地，又默默地凋谢在泥土里……

奶奶埋在大青山古道边的两个儿子的坟旁。她终于可以与善良的早逝的儿子们会面了。我想起鲁迅先生悼念长妈妈的话来：

仁厚而黑暗的，我们万物的地母啊！愿在你的怀里永安着她的善良而苦难的灵魂。

世上只有妈妈好

卓娅和舒拉的妈妈在回忆自己送孩子们去上学的情景时，这样说道：“……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，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。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。”

卓娅和舒拉是幸福的，他们有一位值得自豪的好妈妈。

我也有一位好妈妈。虽然她很早就离我而去，但她却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和心灵中。

我上学念书那年，已经8岁，我实在不记得妈妈送我到学校那天的情景了。如果妈妈现在还活着，我一定要问问清楚的，我相信妈妈一定会记得。我努力地想呵，唯一能够想起的是，当时我有一个很漂亮的花书包，那是妈妈用从街坊邻居家讨来的各色花布边角拼做成的。书包里装着一块崭新的带着小木框的石板，另有一小捆白色的细石笔，那是妈